

書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遠編

下篇上

尚治

孫子曰昔者吾之師嘗聞諸顧涇陽曰禮義者治之幹也學校者禮義之宗也先王謹學校以教天下是以治化大行學校既廢禮義無師欲效先王之治難矣居今之世正心復性敦倫淑行得朋講復聖道昭明以之正君以之正職端於朝廷洽於鄉里君子學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先王之治其庶幾乎唐子曰是天下之善言也烏知其不能行也曰何爲不能行也曰先王之世自國及鄉所在有學人之於學也猶其於田也無人無田無人無學習而安焉安而忘焉當是之時人之甘於禮義猶五穀也學廢世衰惟欲所恣黷昏僨興不可解喻人之苦於禮義猶藥石也雖有能者不能強人之甘藥石也亦明矣今夫勢之易行情之易達莫如父之於子子之良者不敎而善子之不良者雖敎不善家有不良之子詈則詈

之杖則杖之教之豈不篤乎然入則詩書出則博奕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夫以嚴父之教然且不行於子而況四海之大生民之衆乎乃欲稱詩書明禮義以道之使之去惡遷善是涸東海移太山之勢也孫子曰然則天下終不可治乎曰苟得其道治天下猶反掌也曰教之難行民之不率信如先生之言矣又謂治之若易爾者何也唐子曰毋立教名毋設率形使民自爲善而不知曰使之若何曰聖人之所馮以運者風也天地之間無形而速動者莫如風起於幽

陸至於炎崖偃靡萬形鼓暢衆聲無一物之不應者惟風爲然人情之相尚或樸或雕或䆗或經忽焉徧於海隅改性遷習若有物焉陰率之而無一人之不從者亦猶風之動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天地之吹氣謂之風人情之相尚亦謂之風古者鄭衛之民淫男女無別今也朝歌之墟溱洧之間纖履不假於鄰女豈古淫而今貞哉風使然也使古人生於今今人生於古則皆然矣吳越之民衣縠帛食海珍河汾之民衣不過布絮食不過菜餅豈東人侈而西人約哉風

使然也使東人居於西西人居於東則皆然矣風之行也必有作之者作之善者善以成風作之惡者惡以成風善作者因人情之相尚以身發機人之從之如蟄蟲之時振草木之時生而不知其誰爲之者夫轉陰陽判治亂分古今皆風爲之得其機而操之人皆可以幾唐虞之治此人所罕知者也孫子曰風之爲言誠然矣雖然竊有惑焉人之爲善必由禮義民既苦於禮義不可强而從我更以何者爲風乎曰樸者天地之始氣在物爲萌在時爲春在人爲嬰孩在

國爲將興之候奢者天地之終氣在物爲茂在時爲秋在人爲老多慾在國爲將亡之候聖人執風之機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樸耳不聽好音非儉於耳也所以養天下之耳也目不視采色非儉於目也所以養天下之目也口不嘗珍味非儉於口也所以養天下之口也身不衣輕煖非儉於體也所以養天下之體也四者不從心之欲非儉於心也所以養天下之心也當是之時家無塗飾之具民鮮焜耀之望尚素棄文反薄歸厚不令而行不賞而勸不刑而革

而天下大治矣孫子曰民之趨於奢也如水之下壑也逆而反之竊恐不能曰何爲不可反也子未之信也請徵諸故跡昔者秦奢而漢樸及其治也世多長者之行隋奢而唐樸及其治也錦繡無所用之夫三代之君未聞堯舜之道也與其將相起於微賤鑒亡國之弊以田舍處天下人之化之則若此豈惟君天下者哉卿大夫亦有之荆人炫服有爲太僕者好墨布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荆之尚墨布也則太僕爲之也豈惟卿大夫哉匹夫亦有之陳友諒

之父好衣褐破鄙不殺衣褐者有洛之賈在鄙以褐得免歸而終身衣褐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洛之尚褐也則賈爲之也縠帛衣之貴者也布褐衣之賤者也貴貴賤賤人之情也有望人焉反之能使一鄉之人貴其所賤而賤其所貴蓋風之移人若斯之神也洛賈且然况太僕哉太僕且然况萬乘之君哉孫子曰敢問行之之方曰先貴人去敗類可以行矣先貴人若何曰捐珠玉焚貂錦寡嬪御遠優倭卑宮室廢苑囿損羞品却興獻君既能儉矣次及帝

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職莫敢不率貴人者萬民之望也貴之所尚賤之所慕也貴尚而賤不慕世未有也去敗類若何曰吾嘗牧羊於沃洲之山羊多病死有敎之者曰一羊病則羣羊皆敗子必謹視之擇其病者而去之不然且將盡子之羣從其言而羊乃日蕃治天下亦然講學必樹黨樹黨必爭進退使學者扳援奔趨而失其本心故有口心性而貌孔顏所至多徒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好名者無才而人稱其才無德而人稱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

取合而失其忠信之情故有身處草野而朝廷聞譽求之公卿折節下之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多言者以議論害治以文辭掩道以婞直亂正使人尚浮夸而喪其實故有書數上而不止繁稱經史而不窮廷折百官而莫能難之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此三者表僞之旗也雕樸之刃也引佞之媒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故善爲政者務先去之也孫子曰始吾以爲天下之難治也今聞先生之言而後知天下之不難治也苟達其情無不可爲今

先生㦨然在閼塞之中身雖極而言則傳後世必有用先生之言以治天下者不必於身親見之也唐子曰吾何足以當此雖然必有明其可用者世多明達之才但見聖人正天下之法不識聖人順天下之意沮於時勢之難行習於刑法之苟安舉天下之民縶之箠之如牛馬然民失其情詐僞日生文飾日盛嗜慾日縱於是富貴之望勝財賄之謀銳廉恥之心亡要約之意輕攘竊之計巧爭鬬之氣猛六邪易性非賢師奸比離閑決不可以安不可以動安則爲奸動

則爲寇此天下之亂所以相繼而不已也天地雖大其道惟人生人雖多其本惟心人心雖異其用惟情雖有順逆剛柔之不同其爲情則一也是故君子觀於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僕妾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身之驕約家之靦效而得治天下之道不繙十三經之言不稽二十三代之法不問四海九州之俗閉戸而堯舜之道備焉先人有言曰語道莫若淺語治莫若近請舉其要古之賢君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如赤子處身如農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

貧士海內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矣孫子曰由周而上治日多而亂日少由秦而下亂日多而治日少時爲之也雖有善治不復於古矣曰不然陰陽者治亂之道也陰陽之復其時不失冬夏之日至是也治啓於黃帝二千餘歲至於秦而大亂亂啓於秦至於今亦幾去黃帝之年矣或將復乎

富民

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聖人以百姓爲子孫以四海爲府庫無有竊其寶而攘其

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婦子皆寧反其道者輸於倖臣之家藏於巨室之窟竈多則樹槁蘗肥則體敝此窮富之源治亂之分也虐取者取之一金喪其百金取之一室喪其百室兗東門之外有鬻羊餐者業之二世矣其妻子傭走之屬食之者十餘人或誣其盜羊罰之三石粟上獄其一下擭其十盡鬻其釜甑之器而未足也遂失業而乞於道此取之一金喪其百金者也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於鐵冶業之數世矣多致四方之賈椎鑿鼓瀉擔輓所藉而食之者常

百餘人或誣其主盜上獄其一下擬其十其治遂廢向之藉而食之者無所得食皆流亡於河漳之上此取之一室喪其百室者也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隴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飼鵞湖濱繅絲吳鄉之民編蓑織席皆至微之業也然而日息歲轉不可勝算此皆操一金之資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女娶婦死喪生慶疾病醫禱燕飲齋醮魚肉果蔬椒桂之物與之爲市者衆矣緡錢鏹銀市販貸之石麥斛米佃農貸之匹布尺帛鄰里黨戚貸之所賴之者

衆矣此藉一室之富可爲百室養者也海內之財無土不產無人不生歲月不計而自足貧富不謀而相資是故聖人無生財之術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財不可勝用矣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寸之枝而植之不過三年而成樹歲翦其枝以爲筐筥之器以爲防河之埽不可勝用也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時有童子者拔而棄之安望歲翦其枝以利用哉其無窮之用皆自尺寸之枝絕之也不擾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

於民者拔枝者也絕其生也虐取者誰乎天下之大害莫如貪蓋十百於重賦焉穴牆而入者不能發人之密藏羣刃而進者不能奪人之田宅禦旅於塗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誅焚者不能窮山谷而徧四海彼爲吏者星列於天下日夜獵人之財所獲旣多則有陵已者負篋而去旣亡於上復取於下轉亡轉取如塡壑谷不可滿也夫盜不盡人寇不盡世而民之毒於貪吏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以數十年以來富室空虛中產淪亡窮民無所爲賴妻去其夫子

離其父常歎其生之不犬馬若也今之爲吏者一襲之裘值二三百金其他錦繡視此矣優人之飾必數千金其他玩物視此矣金錢銀器珠玉珊瑚奇巧之器不可勝計若是者謂之能吏市人慕之鄉黨尊之教子弟者勸之有爲吏而廉者出無輿食無肉衣無裘謂之無能市人賤之鄉黨笑之教子弟者戒之蓋貪之錮人心也甚矣治布帛者漂則白緇則黑由今之俗欲變今之貪是求白於緇也治貪之道賞之不勸殺之不畏必漸之以風禮曰知風之自昔者明太

祖衷襦之衣皆以梭布夫衣可布何必錦繡器可瓦何必金玉粱肉可飽何必熊之蹯玉田之禾吾聞明之興也吳之民不食粱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賓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吳俗尚奢何樸若是蓋布衣之風也人君能儉則百官化之庶民化之於是官不擾民民不傷財人君能儉則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餘一於是民不知取國不知用可使菽粟如水火金錢如土壤而天下大治爲君之樂孰大於是哉。

明鑒

爲政者多知政者寡政在兵則見以爲固邊疆政在食則見以爲充府庫政在度則見以爲尊朝廷政在賞罰則見以爲敘官職四政之立蓋非所見見止於斯雖善爲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敘政日以壞勢日以削國隨以亡國無民豈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奈何見政不見民也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誦斯言心墮體戰爲民上者奈何忽之昔者明之亡也人皆曰外內交

闖國無良將雖有良將忌不能用安得不亡此其亡之勢也非其亡之根也當是之時兵殘政虐重以天災民無所逃命羣盜得資之以爲亂馬世奇曰治獻賊易治闖賊難蓋人心畏獻而附闖也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再苦於宋一鶴之兵又苦於左良玉之兵行者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賊知人心所苦所至輙以勦兵安民爲辭愚民被惑望風降附而賊又散財賑饑以結其心遂趨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州縣以從賊者衆也施邦耀曰今

日盜寇所至百姓非降則逃良由貪吏失民心也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勝斬一賊帥二子之言見亂本矣當是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恒患無兵京師之守以一卒而當數睥李自成雖嘗敗散數十萬之衆旬日立致是故陝民之謠有之曰挨肩膊等闖王闖王來三年不上糧民之歸之也如是蓋四海困窮之時君爲雠敵賊爲父母矣四海困窮未有不亡者其不亡者未及其命之定也天留其命未生奸雄天薄其命則生小雄天絕其命則生大雄當四

海困窮之時無雄則飢寒積憂之氣發爲災祲爲彗孛爲水旱爲山川草木人鬼之妖有小雄以倡之則逋聚山澤破城據險旋滅旋起以耗國家有大雄以倡之則長智增勇撼山沸河數百年厚建之社稷如椎卵矣若是者皆困發也爲奸雄所憑也此明之所以亡也若四海安樂人保室家誰與爲亂雖爲君者不過中材之主即有湯武之賢一匹夫耳欲謀社稷亦無如何況羿浞之流哉君之於民他物不足以喻之請以身喻民以心喻君身有疾則心豈得安身無

疾則心豈復不安有戕其身而心在者乎是故君之愛民當如心之愛身也非獨衣服飲食爲身也牢廄門庭田園道路凡有所營皆爲身也非獨農桑錙貸爲民也上天下地九彝八蠻諸司庶事內宮外庭凡所有事皆爲民也茅舍無恙然後寶位可居蓑笠無失然後袞冕可服豆藿無缺然後天祿可享

考功

近代之政亦堯舜之政也曰三載考績曷嘗不考績乎曰數奏以言亦求言也曰明試以功亦論功也以

治天下而卒莫能治者其故何也昔者堯之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毋俾四海困窮舜承斯命以攝位朝諸侯命衆職明天時脩庶政興禮樂除凶慝咸底於績堯知其能救困窮之民也乃授之以天下其舉事任職雖多不過使民不困窮而已困窮之民祖不得有其孫父不得有其子死喪不葬祭食無烹兄弟仇讎夫妻離散當是之時民何以爲民君何以爲君是知堯舜之道非異盡於命舜之言矣昔者唐子爲長子知縣將見都御史達良輔賦役傳芻備誦之以

待難也都御史不問而問武鄉知縣曰武鄉之民何如對曰有生色矣都御史曰爾欺我哉吾使人觀於武鄉有女子而無袴者矣女子而無袴武鄉之民其不堪乎唐子出以告人而歎曰善哉言乎惜也未知爲政也唐子曰古之賢君舉賢以圖治論功以舉賢養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於養民上非是不以行賞下非是不以效治後世則不然舉良吏而拔之高位旣顯榮而去矣觀其境內凍餓僵死猶昔也冢食丐衣猶昔也田野荒莽猶

昔也廬舍傾圮猶昔也彼顯榮之衆奚爲乎爲其廉乎廉而不能養民其去貪吏幾何爲其才乎才而不能養民其去酷吏幾何愛赤子者必爲之擇乳母勤謹不懈得主母之歡心可謂良乳母矣然而無乳以餓其子是可謂之良乳母乎廉才之吏不能救民之飢餓猶乳母而無乳者也是可謂之良吏乎廉者必使民儉以豐財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舉廉舉才必以豐財厚利爲徵若廉止於潔身才止於決事顯名厚實歸於己幽憂隱痛伏於民在堯舜之世議功論

罪當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賞哉賢才者世不乏也仁愛者人所具也身爲民牧藉權以行惠苟非頑薄之資其誰不能而不能焉者未可以咎爲吏者也朝廷行政羣臣從政未有行左而從右者上不以富民爲功而欲吏以富民爲務豈可得乎誠如是雖在位皆髙世之才爲大學士者若臯陶爲尚書者若稷契爲都御史者若伊摯爲翰林者若史佚爲給事中御史者若龍逄比干爲將軍者若呂牙爲巡撫者若召奭爲布政使者若管仲爲按察使者若子產

爲知府者若孫叔敖爲知縣者若公綽冉求其得人也如是於是輔相無缺出納如衡好惡畢除克壯戎兵文章典禮辭命敷榮布於八方海隅以寧四譯來朝厥功告成天下豈不大治矣乎然而觀於民則所謂女子而無袴者也是可以爲治乎欲適燕而馬首南指雖有絕羣之馬去燕愈遠爲治者不以富民爲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馬首南指者也雖有皋陶稷契之才去治愈遠矣唐子嘗語人曰天下之官皆棄民之官天下之事皆棄民之事是舉天下之父

兄子弟盡推之於溝壑也欲治得乎天下之官皆養民之官天下之事皆養民之事是竭君臣之耳目心思而并注之於匹夫匹婦也欲不治得乎誠能以是爲政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風俗必厚訟獄必空災祲必消麟鳳必至或曰子文士也文其言焉而已唐子曰吾之言如食必飽如衣必煖用吾之言三年不效五年不治十年不富風俗不厚訟獄不空災祲不消麟鳳不至則日西出而月東生矣請與子合契而博勝焉可也

為政

達艮輔撫山西武鄉知縣見艮輔曰武鄉之民何如對曰有生色矣艮輔曰爾欺我哉吾使人覩於武鄉有女子而無袴者矣女子而無袴武鄉之民其何以堪平陽知府見艮輔曰平陽之爲縣者孰賢孰不肖知府舉數人以對艮輔怒曰百姓之所謂賢者爾之所謂不肖者也百姓之所謂不肖者爾之所謂賢者也爾不可以爲三十四城之長劾而去之當是之時財賄不行私餽雖不絕於府無有以匹帛方物入二

司之門者艮輔之所食日不過肉三斤蔬一筐觀其謙武鄉之言可不謂仁乎觀其察遠縣之賢不肖而不任耳目於知府可不謂明乎已不受財賄羣吏亦不敢受可不謂淸乎淸且明明且仁宜山西之大治矣而卒不見山西之小治者何也不知爲政故也請假其事以明爲政之道武鄉知縣見艮輔云然且曰吾與子約三年之內必使子之民人有數袴武鄉知縣必曰願受敎艮輔則曰武鄉之土雖瘠亦必生也武鄉之民雖貧亦有力也以人之力盡土之生誰謝

不能子歸而行四境之內棉桑樹牧省宜時作尺土不棄於山寸壤不棄於谷勿以文示身往勤之必期就子之功於是月觀其衆歲察其利上計之日舍是不以行進退焉平陽知府當逐易知府見以教武鄉者教之督諸縣棉桑樹牧舉而不廢與同功墮而不衆與同罪是縣一其賞一其罰而府三十四其賞三十四其罰也敢不盡心山西之地五府百州縣方數千里不病其廣也縣察其鄉旬一之府察其縣月一之巡撫肆察時一之舉數千里之內轉相貫屬視聽

指使如在一室奚啻山西哉宰制四海有餘矣此爲政之大略也震澤之人有善計者與之爲稼稼入則倍與之爲絲絲入則倍與之爲肆市入則倍一日過豪貴之門見其從事之出入者皆貂冠腋裘則自思曰吾處於鄉里所與不過升斗之人所與賈者不過魚鹽之豎不可以爲富也誠能入於是門主人幸而親用我出我之籌筴以主計筦𥬇必大得所欲毋徒勞於鄉里爲也乃援而得人而歸辭乎其鄰鄰之人有尤之者曰子誤矣彼之所用不即子之所習也子

必毋往不聽而去去之一年鄰之人故往過於豪貴之門見善計者敝袍而出面有病色招之問所問之曰何爲若是曰主人無所用我故至於是鄰人笑曰子何見之不蚤也彼豪貴之家獵財自厚其所用之人狗馬之足鷹鷂之翮也其所食之粟不由稼得所服之帛毀不由蠶得所御之器物不由市得負子之計以干之將安所用吾固知子之必困於此也於是乃再拜辭乎主人隨鄰人而歸由是人皆誘之以爲固不善於計也非不善計不善主也

存言

中允徐公召用唐子送之而言曰甄聞之言可行也則有功言不可行也則存其言以公之賢復得進用心有感焉結中必發故言之言之不可行知之久矣甄聞之生養之道三年可就五年可足十年可富政之常也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内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穀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爲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覩一金

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艮賈無算行於都市列肆焜耀冠服華膴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蜎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者爲優惡者爲奴女之美者爲妾惡者爲婢遍滿海內矣困窮如是雖年穀屢豐而無生之樂由是風俗日偷禮義絕滅小民攘利而不避刑士大夫殉財而不知恥諂媚慆淫相習成風道德不如優偶文學不如博奕人心陷溺不知所底此天下之大憂也徵之在昔天下既定苟無害民之政未有

一二十年而民不豐殖者今也　天子寬仁而恤民兵革偃息國家無事享國歲久勤於庶政而困窮若此是公卿之過也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自古未有國貧而可以爲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爲貧國不可以爲國矣國家五十年以來爲政者無一人以富民爲事上言者無一人以富民爲言至於爲家則營田園計子孫莫不求富而憂貧何其明於家而昧於國也

權實

天下奚治令行則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則不治令不行者文牘榜諭充塞衢宇民若罔聞吏委如遺民吏相匿交免以文格而不達舉而易廢始非不厲實也旣則怠久則忘本政之地亦且自廢而自掩之是以百職不脩庶事不舉奸敝日盛禁例日繁細事糾紛要政委棄譬之樹木傍蘖叢繆而枝榦枯朽矣當是之時皆謂在位無賢也行政不善也良策無出也是猶牽車者但求厚載而不顧轂之利轉也若如今之致行者雖官皆聖哲政皆盡善使閎夭散宜生之

屬議爲憲令周公裁之召奭貳之史佚文之布於天下亦不能少有補救也會稽之東有石氏者其季女病痞迎良醫治之久而不除謝醫使去其父思之以爲是良醫也奈何療之而病不除他日竊窺之見其舉藥不飲而覆於牀下也乃復迎醫進以前藥三飲之而疾已夫國有善政而德澤不加於民者政雖善未嘗入民也猶石季之飲藥也十口之家主人雖賢然令不行於子則博奕敗趨令不行於僕則柝汲不勤令不行於妾則壺餐不治令不行於童子則庭糞

不除以此爲家其家必索況天下之大乎駿馬病躄不如駑馬之疾馳勇士折肱不如女子之力舉是以聖人貴能行也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其民貧終歲而賦不盡入璩里之民五月畢納利蠶也乃徧詢於衆曰吾欲使民皆桑可乎皆曰他方之土不宜桑若宜之民皆樹之毋俟令日矣遂已他日遊於北境見桑焉乃使民皆樹桑衆又曰昔者阿巡撫令樹榆於道鞭笞而不成令必不能不聽違衆行之吏請條法示於四境唐子笑曰文示之不信於民也久矣乃擇

老者人人告於民五日而遍身往告於民二旬而遍再出遇婦人於道使人問之曰汝知知縣之出也奚爲乎曰以樹桑問於老者老者知之問於少者少者知之問於孺子孺子知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知之者三出入其廬慰其婦撫其兒語以璩里之富於桑不可失也一室言之百室聞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欲之者唐子曰可矣乃使璩民爲諸鄉師而往分種焉日省於鄉察其勤怠督賦聽訟因之不行一檄不撻一人治雖未竟也乃三旬而得樹桑八

十萬長子小縣也樹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勞而信於衆乃能有成夫多文藏奸拂情易犯不親難喻無信莫從所從來久矣是以治道貴致其實也羣臣奏入下於有司公卿集議復奏行之其所行者著爲故事因時增易百職準以決事自漢以來皆然舍是無以爲政然有治不治者以實則治以文則不治若徒以文也譬之優偶之戲衣冠言貌陳事辨理無不合度而豈其實哉以娛人之觀聽也君有詔旨臣有陳奏官有文書市有牓諭此文也此藉以通言

語備遺忘耳奚足恃乎君臣相親朝夕無間飲食作坐同之如匠之於器日夜操作則手與器相習而無不如意主臣一心夜思蚤謀無謀不行無行不達三月必達終歲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此實也苟無其實則謹守成法者敗治之公卿也明習律令者敗治之有司也工於文辭媚於言貌者敗治之侍臣也三者非不美也而專尚焉則表暴日厚忠信日薄察於內外稱職常多核其行事無過可舉問其治功則無一事之善成無一民之得所上下相蒙

而成苟免之風雖有志之士亦將靡然而不得自盡其情此治化之所以不行也雖然行難矣近與遠異風少與衆異勢門庭之內常不盡見伯仲之間亦有異心況天下之大平海內之地爲府百六十二爲州二百二十爲縣千一百六十必官其地治其事者皆如長子之樹桑而後天下乃治是不亦難乎權者聖人之所藉以妙其用者也今夫與一人期至者十八與三人期畢至者十五與九人十人期畢至者十一何則權不在也大將居中提兵十萬副叅遊守都總

以及隊百什伍之長轉相貫屬如驅羣羊齊生赴死不敢先後何則權在也乘權之利如軸轉輪乘權之捷如響應聲秉權而不能行恥莫甚焉官有萬職君惟一身賢君之用官如大將之御衆以一用十以十用百以百用千以千用萬是則君之用者有萬而憑之者惟十約而易操近而能燭夫尊卑次屬職之恒也而奚有異蓋不善用之則萬職之利轉而奉之於十善用之則十職之修轉而布之於萬十職能修澤及海內其功大功大者賞厚十職不正毒及海內其

罪大罪大者刑重此舜所以誅四凶也唐子之嬖妾生子唐子甚愛之而妾不恤教之不從則詈之詈之不從則撻之撻之不從則去之改而後已夫人情之愛莫甚於妾人生之重莫過於母次於妻者又莫貴於妾而輕於去之者何也不去則愛不及於子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人臣之愛未必暱於妾也人臣之重未必過於子之母也人臣之貴未必等於妻也乃愛之而不忍傷之重之而不敢拂之貴之而不能抑之斯人也未嘗操刃而百千萬億之刃肆行殺傷

有不期然而然者當是之時雖上有賢君惠澤日施寬恤日行考績日嚴流殺日具而民常苦生而甘死夫雨露至渥也不能入陶穴而滋生泉流至澤也不能越隄防而灌溉何則有隔之者也是故善爲政者刑先於貴後於賤重於貴輕於賤密於貴疎於賤決於貴假於賤則刑約而能威反是則貴必市賤賤必附貴是刑者交相爲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澤乎恩義之大莫如君臣親臣爲腹心政臣爲股肱彊臣爲拇指庶臣爲毛髮戎臣爲衣履是以仁君

之待其臣安富同樂疾病同戚厚之至也聲色不和貧勞不恤猶爲亢而少恩况加之以刑罰乎此以待良臣也若夫專利蔽主徇私黨邪是民之讎國之賊也若之何不刑愛德爲祥愛殺人之人斯爲愛乎忍德爲凶忍於殺人之人斯爲忍乎刑不可爲治也而亦有時乎爲之者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以刑匿狐鼠養豺狼之官國有常刑有變刑常刑者律刑也有司議之人主不敢私變刑者雷霆之威也英主神之羣臣不得與常刑以齊小民變刑以治

元惡元惡之臣多援要譽其罪難見察之而不得其罪質之而不得其罪速之獄而不得其罪非雷霆之用何以治之德外無治不言德而言刑者猶醫之治寒疾也不却穀而飲藥其人必危疾愈却藥而反穀也不遠矣

格君

明之諸帝難與言者莫如世宗然其剛敏之資亦可爲用若道之有方入之亦易宗祀其父雖爲非禮比於魯之郊禘則相遠矣猶不失人子尊親之意焉當

時之臣可正正之不可正置之其勿以此受杖黨可
也至於好神仙亦人情之常且未嘗以此廢政當時
之臣可止止之不可止置之其勿以此犯之可也推
其求仙之意視人之諫我者皆殺我者也人之助我
者皆生我者也以是之故雖以嚴嵩之奸已發其罪
猶愛而護之蓋德其生我也其不可奪如是雖舜禹
復生且拒其言而不納乃進諫者皆折以道學之恒
言固其所厭聞者也其何能濟何不上言曰諸臣皆
非陛下之脩玄也臣惟恐陛下之不脩玄也清靜者

道所居也刦塵非淸無欲爲淸獨處非靜不擾爲靜日月照臨氛霧無障淸之象也深淵冥冥喬嶽安安靜之體也不淸不靜則神不存而氣僨偏於所惡偏於所嗜是伐性之刃而敗道之賊也黃帝之遺書胡云谷神谷者神所棲也胡云玄牝玄者不暴也牝者不雄也大生之本也綿綿若存恒也用之不勤毋躁也如是則神可以御氣氣可以養形形不壞而長生矣符籙丹藥道之餘也庶人有身天子有天下庶人自養其身天子以天下爲身兼天下以養身黃帝治

天下如治身不使有疾害焉於是總其兵師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滅之蚩尤作亂行不由義虐毒民生舉兵征之禽蚩尤而誅之當是之時天下無害百姓和樂五穀豐熟民人養育日月不失其明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失其時災害不生嘉祥並至麒麟來遊鳳鳥來止於是上帝嘉之以爲不負所託予之長齡而上仙焉是豈有異術哉清靜之所致也陛下誠能學黃帝之道居心玄漠靜專純一不以好惡擾其心不以喜怒傷其體上有黃帝之君下必有風

后力牧之臣陛下垂拱於上百官脩職於下兵革自
強遠人畏服無為而天下大治豈復有邊境之虞哉
臣聞真人者逍遥物外無求於人不可強致者也易
曰水流濕火就燥言各從其類也陛下誠能養心復
性羣生並遂是真人之契也無俟旁求必駕羽來朝
指授脩治之方矣世宗聞是言也必心悦之可以伐
其競躁之心消其亢悍之氣而治理可徐進也焉用
砣砣顓言使君臣之際至於兩傷哉莊烈艮於世宗
亦可為之君也繼位之始能太監鎮守及織造之使

專將率以責効節儉以足國用此人臣見功之時也乃使之治兵而兵無用使之治賦而用不足盜寇日張國勢日蹙於是乃復用太監橫征無義此其計無所出知其不可而爲之誠可憫也乃當日之臣不諒其不得已之心不察其不可轉移之故守詩書之恒訓爲無實之美言茀謂奄人不可用加賦不可爲直言不可拒雖有善用言者將何以用之此陳於太平無事之時則爲美言言於危急存亡之日則爲僘屣矣當是之時若有明達國事之人謂溫體仁不可用

必舉孰可爲相者謂楊嗣昌不可用必舉孰可執兵柄者謂督鎮無人必舉孰可以任將帥其所舉之人進而問其計明如指掌實有可行措之朝廷之上攻戰之塲朝受任而夕見功則奸佞不攻而自去橫征不諫而自止矣我常無食有可從之而遊平凉者友皆沮之以爲道遠難行又所求不可知我曰二三友之愛我也至矣我非不知此行之非計也旦夕無炊妻子餓死故不得已而爲此行也諸君誠能爲我謀食不坐困以至於死雖勸行亦不行也沮者皆默然

而止當日之進言於莊烈者皆不能救其死而徒沮其行者也固益增其煩瀆而惟恐其言之入耳也我觀兩朝之臣無誘君之術無取信之實無定亂之才無致治之學紛紛然攻權奸謫橫政彰君過以明已直惟恐杖之不加於身而煙瘴之不得至也何昧昧也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雖忠直實蜩螗沸羹也是謂以暴益暴以昏益昏卒使明不得後亡亦與有咎矣

任相

亡國之道有十焉有法而無實國亡賞罰不中國亡用舍不明國亡左右譽之而褒顯民安之而貶黜國亡百姓困窮司牧不知知而不爲之所國亡百官好利而無恥國亡將帥不得人士卒不用命國亡御將不得盡其能國亡不奴使宦寺使與國政而號爲內臣國亡金粟殫竭不足以厚祿食養戰士國亡此十亡者明君或蹈之不必暴亂如桀紂者也君者利之源也奸之的也人皆酌之皆欲中之以一深宮不嘗事之人而環而伺之者百千輩雖有智者亦有所不

及矣於是佞以忠進詐以誠進其耳目達於宮庭之隱其推引藉於左右之口其搖惑假於優人之諧言使人君入其術者且自以爲聰明過人無微不見也於是虐民者以良薦覆軍者以捷聞功罪倒置誅賞駭世忠臣義士肝腦塗地徒殺其身而權臣賊閹竊旦夕之富貴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且安然而自以爲得計也莊烈皇帝亦剛毅有爲之君也以藩王繼統即位之初孤立無助除滔天之大逆朝廷晏然不驚不變憂勤十七年無酒色之荒晏遊之樂終於身

死社稷故老言之至今流涕是豈亡國之君哉而卒至於亡者何也不知用人之方故也當是之時非無賢才也袁崇煥以間誅孫傳庭以迫敗盧象昇以嫉喪其功此三人者皆良將國之寶也不得盡其才而枉陷於死使當日者有一張居正爲之相則閒必不行師出有時嫉無所施各盡其才而明之天下猶可不至於亡然而跡莊烈之所爲雖有居正不能用也莊烈居高自是舉事不當委咎於人無擇相之明執國政者皆朋黨之主數舉數罷易於敝帚百職之任

何由得人乎是以援私植黨充於朝廷傾人奪位險於儀秦將卒無忌誅焚劫略毒於盜賊百姓畏兵如虎狼望賊如湯武迨乎季年主慮昏亂無所適從誅戮亟行四方解體而明遂不可爲矣相者君之貳也宗廟所憑社稷所賴不可以輕爲進退者也譬之構屋戶牖可以改作丹堊可以數新至於棟梁則一成而不可易古之爲國者得一賢相必隆師保之禮重宰衡之權自宮中至於外朝惟其所裁自邦國至於邊陲惟其所措讒者誅之毀者罪之蓋大權不在不

可以有爲也國有賢相法度不患不修賞罰不患不中用舍不患不明毀譽不患不至前田賦不患不治吏必尚廉將必能逞士必能死府庫充盈奴僕懾伏彼十亡者皆可無虞也然知人之識自古爲難在叔世爲尤難叔世之人矯情飾貌矩行法言驩兜可以爲皐夔盜跖可以爲彛惠猝難辨也然則中才之主烏能任相乎人不易知功則不可掩譬之飲藥一飲之而良再飲之而效三飲之而疾去者必良醫也一飲之而不良再飲之而無效三飲之而疾不去者必庸

醫也人雖至愚豈以疾去者爲庸醫以疾不去者爲良醫哉任相之道亦然張居正之爲相也拜命之日百官凜凜各率其職紀綱就理朝廷肅然其效固旦夕立見者也爲政十年海內安寧國富兵強尤長於用人籌邊料敵如在目前用曾省吾劉顯平都蠻之亂用凌雲翼平羅旁之亂並拓地數百里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遼左屢捷攘地千里用潘季馴治水而河淮無患居正之功如是雖有威權震主之嫌較之嚴嵩判若黑白矣主雖至愚未有以亂政爲良

相以安社稷爲奸相者也然則任相之道豈難能哉顯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嚴師信之如筮龜無言不從無規不改雖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盡忠竭才爲所欲爲無不如意可謂盛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用居正而不能保其終者何也居尊自高恥於下人故也顯帝當幼弱之時童心尚存血氣未剛故憚於師傅不敢爲非及其稍長念先帝付託之重又加之以賢母之訓而元輔才大功高倚爲股肱尚不敢失師保之禮然以萬乘之尊不得自

專而受挫於其臣內懷忿悁固已久矣及居正死念功之心不勝其含怒之心於是削其官爵暴其罪愆流其族屬至欲斲棺戮屍始有明良之美而終爲桀紂之暴君臣之際反覆如是可不爲寒心乎使當日者居正尚存勳勞日高顯帝之齒漸長四方無事志氣驕盈讒間得入則居正覆巢之禍不在身死之後矣曷亦念手挈十歲之童子坐之南面之上奸亂不作海內服從澤洽中土威暢四裔使高帝之天下安於泰山此誰之功與是則據遼宮之罪小安天下之

功大雖割江陵一縣以爲封國伐荆楚之良材以營宮室未爲過也奈何身死之後憾及骸骨曾不得比於狗馬此良臣謀士所爲望國門而却步者也迨乎莊烈之世天下傾危將相無人乃追思昔功官居正之子孫人亦有言往事則明當事則昏使居正當莊烈之世舉以爲相朝受命而夕被誅矣尚安望其有爲哉是故人君之患莫大於自尊自尊則無臣無臣則無民無民則爲獨夫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龍德既亢必有宇宙玄黃之戰而開草昧之運矣可不懼

哉可不戒哉

善功

張居正位冠羣臣進爲太師天子不名人臣之貴極於此矣輔少主進退百官易置將帥九邊戎事奉其諭書稟於詔勑人臣之權莫重於此矣臣君進戒節用豐財百務脩舉海內安寧命將征伐所向成功四裔畏服邊境無虞人臣之功莫大於此矣登高則身危衡重則權墜物成則陰殺必至之勢也此伊尹之所不敢久居周公之所遜而得免者也况末世之君

臣乎使居正於斯不矜其能不伐其功上褒其富國之功則曰此有司勤勞所致也臣何功之有上賞其命將克敵之功則曰此將率之略士卒之力也臣何功之有百僚進規則拜受而加謹焉身被劾奏則引以爲罪而不辯焉入閣議政則推讓而不敢先焉郎吏博錄之屬見之而禮有加焉入朝則秉笏如不勝也侍側則鞠躬如待罪也社稷已安規模已立求賢自代歸老江陵豈不善始善終哉乃不知道此位已極矣猶恐人之不我屈權已重矣猶恐人之不我威

功已大矣猶恐人之頌我者不至時當退矣猶固位而不能釋主忿積於中羣怨結於下其禍已成不可復解顯帝猶爲能忍之主也不然不待遼宮一女子之訴早以身死經毒族無遺類矣是知居高乃所以自卑也立威乃所以自侮也好譽乃所以自毀也求固乃所以自滅也是故有爲相之才必有爲相之學使居正好學自脩不矜不伐可以從伊周之後矣

遠諫

臣不敢諫雖諫不直直亦不盡君不納諫雖納不從

從亦不改當其世之臣雖有伊尹周公之告若不聞知雖有龍逄比干之忠徒殺其身吾今有言於百世以上訓百世以下之爲君者以代其臣之不敢直誦吾之言有不驚心喪魄手戰股栗者非君也天下之大可恃乎甲兵之多可恃乎君惟不義無道于民雖九州爲宅九川爲防九山爲阻破之如椎雀卵也雖盡荆蠻之金以爲兵盡畿省之籍以爲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昔者桀爲不道身死於三㚇之國紂爲不道身死于烈焰之中太康不道后羿逐之厲王不道國

人流之自夏以後二十一代之失天下者其禍類然也跡其所以亡者閹妾蠱志權奸蔽聰濫賞淫刑善惡倒置似亦庸君之常未足大異然有一於此雖不即亡禍成於漸不及其身在其子孫天命已去臣叛人散死亡奔流如四君者一朝爲烈矣今夫富家大族雖不幸而身陷刑辟猶可以保其妻妾全其子弟不至於滅絕萬金之子驕矜淫佚廢其田宅其親戚友朋猶有恤而周之者雖失其故業環堵之室布褐之衣蔬糲之食父子夫婦猶可庇其身而聚處也爲

天子者則不然家國一破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盜及寢門左右奔逃宮妾散亡珠玉盡俘宮殿燒焚身爲囚虜嫡庶諸子駢首就繫后嬪貴主受辱於人累世墳陵藏穴發掘松柏斬伐宗廟丘墟祏主毀棄百十鬼神號哭而無所憑依當是之時萬乘之主求爲道路之乞人而不可得也欲與妻子延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也亡國之慘一至此哉不啻是也既毒其家遂毒天下當是之時社稷無主羣雄並起各據一方大者百餘城小者一二十城相爭相殺無有寧日五里

之邑十里之郡朝屬于東夕屬于西旋陷旋復父兄子弟死亡無遺類四海之內覆軍屠民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不惟兵刃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天災流行野無青草民之凍餓而死者枕藉於道迨乎天心厭亂或一二十年而後定或數十年而後定或百年而後定海內死者非算數之所及矣亡國之毒又至此哉川流潰決必問爲防之人比戶延燒必罪失火之主至於破家亡國流毒無窮孰爲之而孰主之非君其誰乎世之腐儒枸於君臣之分溺於忠孝

之論厚責其臣而薄責其君彼烏知天下之治非臣
能治之也天下之亂非臣能亂之也使舜內惟二妃
之聽從外舍皐夔而用四凶雖有皐夔舜之天下必
亂使紂不聽妲己之言舍佞臣而用比干膠鬲雖有
佞臣紂之天下必治治亂在君於臣何有不責其臣
而責君者非吾之言仲尼之敎也春秋之法臣弒其
君罪在臣稱臣之名罪在君稱君之名而不著其臣
之名宋人弒其君杵臼齊人弒其君商人莒弒其君
庶其晉弒其君州蒲莒人弒其君密州吳弒其君僚

皆隱其臣之名若國人共誅之者豈寬弑君之賊哉君惟不道不君其君而後動於惡非人弑之自弑之也君而不君國人不與社稷不保國家危亡而且惡名著於春秋罪在賊臣之上可不懼乎人無賢不賢賢不賢惟君政無善不善善不善惟君君惟有道雖恒才常法可以爲治君惟不道雖有大賢良法亦以成亂是故明哲之君無所爲恃必責於己知天子於民庶過及十一禍倍百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亦有變妾南威西子身之蠱也亦有便侍豎貂

勃鞮家之蠹也亦貴所好巧言令色朝之賊也亦賤所惡良藥鐃石國之寶也若反其道則上禍祖父下滅子孫血流海內屠及百年吾爲此懼於百世之上訓百世以下之爲君者若聞吾言懼而知改雖中才之主可以保天下其有暴君終於不省樂禍不悛則有如前之所言者是謂遠諫亦諫之一法乎

卿牧

明君欲與上治舉賢以任官必審官以盡其所學稽古以爲名順時以定職期于允宜以安天下之民冢

宰輔相天子無所不理今名爲吏但主除吏當授使授當陟使陟當黜使黜不過注簿一小吏烏得爲長卿五卿皆然不可以不正請復名爲冢宰冢大也宰主也五卿諸寺諸司吏曆軍將儀衛奄人羣牧守令皆其所統也宮朝畿州華裔文武政事皆其所治也紀綱萬方弼亮一人君在代之理君崩攝其政乃其所任也而其大者則在用人周官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即用人在其中當申命之以重其用人之責人鮮睿聖無私則明博咨則周朝之卿士日夕所見豈

或不知近自邦畿至于海隅苦樂豐飢其長不敢不以聞雖有所蔽形于別奏流于謠諺聞于計吏僚友遊士之口皆可審察而知之其政得失其人賢不肖其才長短卽可馮以爲黜陟爲易置天子垂拱仰成百官盡職聽命嬖寵不得邀厚祿貴戚不得竊尊位賢能無沉淪之歎俊傑有奮興之路內外之官無不得人居此位者不兼庶政庶政實由以舉不兼衆功衆功實由以奏不專治平治平實由以成斯無忝于冢宰司徒任土制賦當從今職以敷教歸之宗伯而

受以司空地利之任今名爲戶按戶納租不過守籍一小吏烏得爲次卿請復名爲司徒徒者衆也有衆土乃治土治財乃生財生用乃足衆爲邦本土爲邦基財用爲生民之命司徒之職重農功籍土田磽肥磽時贏絀稽蓄散愼出納制爲成法授之有司毋敢廢越必使民有餘藏國有餘用雖天災流行年穀不登而民不困去貪黷如鷹鸇之逐鳥雀去苛歛如藥石之攻疢疾天子不得有私用之財後宮不得有珠錦之飾貴戚不得有田宅之饒民庶不得有侈麗之

好不以征伐傷財不以營作傷財不以多事傷財三年必生五年必成十年必富斯無忝于司徒宗伯敷教擾民以端治化小大由之有所視傚今名爲禮但言其道未顯其官請復名爲宗伯宗者師也伯者長也禮出于身爲天下師爲百度長上下從之如徒之不敢違師如少之不敢先長名爲宗伯所以重其責也禮行于宮君毋驕后毋陵嬪寵毋踰適立毋易庶愛毋干禮行于朝君毋過尊臣毋過卑凡爾百職有功不伐有能不矜居上不驕居下不援禮行于四海

事逮役所至盡其雞豚亡者不復反多所亡漸至家室空虛農民失業其害大于盜殺必申戒有司懲其所知儆所不知孰敢不盡心于獄如是則臣安其職不虞得罪民安其家不罹禍殃寇賊奸宄無釁以作斯無忝于司寇司空所掌則如今制以從周禮之考工但不可名爲工名爲工是上卿下夸于賤工矣奚可乎請復名爲司空宮室美則山林空衣服麗則機絲空飲食侈則牢墉空名爲空者欲其不空也猶治亂之臣曰亂臣也時平則淫物豐則奢畢命曰世祿

之家鮮克由禮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奢麗之風實由上作居斯位者其朝夕陳戒于君告以太康好峻宇而夏亡紂作奇技而殷亡幽王殫杼柚之力而周亡傳有明鑒不可不懼楩楠不發于荆蜀丹青不進于辰沅翡翠不進于交廣珠璣不進于雷池織繡不造于東吳三代尊卣不御汝定陶器不御苑囿不廣禽獸不蓄桂柏不植橘荔不嘗無征伐轉輸之勞以造舟車增甲楯于是民不費財農安耕作養老育幼不廢其業斯無忝于司空六卿之貳皆卿才也亞長一

命其位已尊皆天子大臣也今名爲侍郎郎微官也
其辱已甚請從其長之名而爲少冢宰之貳曰少宰
司徒之貳曰少司徒各置左右其次四卿皆然六卿
有退者即以代之共任如長嘉績並著斯無忝于卿
貳京師天子之都今夸爲府京尹重任今爲閒職請
從漢制名爲京兆尹貴戚有訟決于是六軍犯法正
于是王侯公主后族奄奴變幸不得肆行豪俠不得
惑衆奸宄不得潛藏京師肅清郊圻無虞斯無忝于
京兆尹卿尹如是餘官可定也內有六卿外有羣牧

古之制也今又以巡撫臨之非由內使虛有巡名多官盛儀衛以都御史之威恐喝官民府縣之吏入見嚴于朝叅跪拜畢于奴隸卿屬無此禮乃行于外以辱君子挫志士是教天下以無耻何以風有位出入鐃吹行道霆震上下隔絕禀令發命三累而上三累而下而後及民天子一人六卿在內不周萬里故設斯任乃亢絕如是亦何與于蚩蚩農民瑣瑣婦子都御史既革其并革之昔未有巡撫三司分治賦兵刑而無所統固非良法請亦革之而復立州牧賦兵刑以

其貳屬分理而統于牧牧者養也當下其尊而與民親以時行視少從省騎裹糧束芻步田塍入廬舍訊父兄撫婦子如召伯廵行遇有訟者就决于樹下周知民艱從欲去惡目見遂行軍伍脩整武備嚴寄內外有寇隨發攘除百姓不驚其于守令重之如保母親之如弟姪以事時見降階以迎登堂以揖燕好以寄而禁其跪拜春秋會盟之禮五等之爵雖有上下同列同坐同歃同盟其相稱皆曰君曰寡人大國大夫亦得會伯子男豈若今之外吏尊卑懸絕哉故州

牧于守令當敬之以禮賢親之以共勵及考績之年功罪明列不敢隱蔽牧考則諸績聽于六卿于是各盡其職境內無虞斯無忝于州牧古人有言曰非知之艱行之爲艱府縣之官以知爲名非義也請如漢制爲郡守爲縣令守者保也令者善也保土善民也

善任

六卿既得人任之又有其道有道則能盡其才以告成功失道則雖篤于用賢終于才絀而政廢天下治亂社稷安危皆由于此其道有四一曰專天子有六

卿猶身之有耳目手足耳惟聽目惟明手惟執足惟履不相爲用各專其職唐虞之臣惟禹爲無善不備故終陟元后若棄爲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彝作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專典一職終身不易使八臣互易其位豈不可以爲理終不若取其尤長各用其極是以唐虞之治巍巍如天非後世所能及當法此以任官既有成績終身不遷老而避位必舉賢以自代歷年既久守官既專其慮益熟其學益精其事易成二曰虛天子有六卿如匠之有

繩墨斧斤引之既直斲之無爽宮室乃成雖垂班之巧亦不能廢人君長于宮中天下之事不能周知而且居高易驕處富易侈敗度敗禮嘗不自覺尚賴諸元老格其非心講道論德以補闕裁過毋作聰明以自用毋作好惡以遵法毋拒忠言以聞過則受益爲多三曰親天子有六卿當如魚之得深淵鳥之得深林以游以處不欲久間古者謂異姓之臣曰甥舅勢亢分疏亢欲其下疏欲其親故下之若舅親之若甥咨訪時見敷奏時見暇豫時見燕飲時見嬖妾媚寺

辭臣諧優皆屏而遠之以專于有道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久則與化四曰敬六卿有過如月之食何損于月如山隕石何損于山大明不同于炬火崇岡不等于土垣豈爲小災所傷當視此以禮上卿上卿非大過不退不錄其小失不加以小罰凡罰月奪其餘歲奪其餘累降其階此罰但可行于卿貳羣牧以下而絕于六卿待以師賓之禮不敢煩責是謂能敬若常班定分不可以言敬如是任之專受之虛待之親禮之敬君臣同心上下一德無嫌疑無猜忌不間于

讒慝之口君無不測之恩威臣無不虞之禍福中道不變始終不易樂哉斯時君卿和于上小臣和于下庶民和于野休風所被天下大治吾聞君子之道無德不酬無施不報爲人臣者終其身以死守官佐君爲聖以致太平朝廷百姓並受其福而榮不加于本職澤不及其子孫仁人深所不忍是故勞久者報之以富貴功大者報之以封爵夫尊爲上卿祭祀燕飲其禮必備親族賓朋仰望必多故九命食祿九千石而殺以下三公至貴難得其人故爲兼官若內貳外

撫皆得以兼武臣總兵亦蒙師保之名其褻已甚故
惟六卿得兼公孤而絕于下老而請歸則營其宅仍
其祿官其適子食其庶子時賚其後孫古者列爵惟
五所以崇德報功後世以征戰奪天下勦叛亂專尚
武勇欲人致死于是乃創為制非軍功不侯此衰世
之制豈可為法凡六卿能進賢富民靖亂變俗是有
大勳勞于天下宜因其功之大小封為侯伯或止于
身或一二世或數世或世世不絕斯報功之典無缺
如是則忠上惠下各盡其禮君臣之道乃全

省官

官多則祿不得不薄祿薄則侵上而虐下爲盜臣爲民賊故養民之道必以省官爲先務焉今夫富人之家百羊爲羣以一人牧之足矣主人慮其不周也既立之牧又爲之監司芻有人司菽有人欲厚其廩食而羊息不足以供之薄其廩食則必竊芻與菽而羊且瘦而多耗矣多官害民亦猶是也內有六卿有京尹各有貳有屬其諸太史國學曆象圖牧儀衛饗膳之類無多人也京營之卒十萬人司馬即爲元帥不

別置武帥但有偏裨有事則少司馬帥以征伐則內
戎職亦不多人外有州牧有郡守有縣令亦各有貳
有屬其驛倉諸司無多人也鎮屯之卒即以州牧爲
元帥不別置武帥但存偏裨有小寇則使一將討之
有大征伐其方寧則牧親行其方不寧則使其貳率
將士以從于少司馬則外戎職亦不多人內外執政
任事之臣大略不過如此今之所謂重臣我以爲閒
職者有六官焉皆可革也六官維何宰相也太子之
官也翰林也都御史也諫官也總兵之官也冢宰統

百官均四海伊尹傅說周公皆爲是官不聞商周之世更別有相加于三公之上者宰相不可革乎吾聞一師教衆子不聞衆師教一子孺子入學六卿六貳皆可爲師乃別爲之立三公立三孤立詹事多其官屬雜沓盈庭此何爲者太子之官不可革乎六卿六貳皆老成明達其學可以進講其文可以掌誥令其多聞可以總史官修國史翰林不可革乎六卿之尊秉天下大政百官受成除慝糾繆豈有不足更何所藉於都御史都御史不可革乎六卿六貳進講陳戒

師箴瞍誦百工諫士議于學庶人謗于道皆諫官也
天子特不納諫爾苟能納諫何患直言之不聞諫官
不可革乎兵者自然之理人情之常審勢好謀可以
決勝何必猛如虎貪如狠者乃可爲大將陽明子禽
宸濠皆以知府爲將而成大功前事之驗也先登陷
陣致師挑戰勇力之士軍中所寶但可使之爲偏裨
不可使總三軍爲大將是故内戎屬之司馬外戎屬
之州牧可以靖亂可以禦寇盡除強鎮又無擁兵逆
命之憂總兵之官不可革乎革此六官并其屬所省

多矣官既多省當從周九命之數其官名去鄙冗不典者取周漢之官以更之官之有品也自曹魏始也品之有從也自元魏始也衰世之制也九命足以定尊卑矣而周之恒命猶鈌八九不病其簡也夫更命爲品猶未有害乃品分正從重之而爲十八繁累不經適以滋多官之弊其害爲甚不法先王而襲衰世之制奈何至于今無正之者豈賤士也不登朝堂不見國典不能詳言竊謂可省之官大略如是官既省然後祿可制也

制祿

自天子至于縣丞史皆食于農是以古者班祿亦起于農夫食人之數井田旣廢田不可分至于漢以穀班祿而以石差降及于唐宋之有改其在于今曷爲不可請用漢制而損益其數三公九命一品祿九千石三孤八命二品爲八千石六卿七命三品爲七千石六卿之貳六命四品祿降其卿二爲五千石京尹之品如卿貳祿降其二爲三千石六卿極尊爲三品者周制侯七命雖大勳勞如太公周公爵不過侯比

于今之三品以兼三公故稱公公孤官不備爲兼官唯六卿得兼餘不得兼六卿兼三公者如其命爲一品祿九千石兼三孤者如其命爲二品祿八千石卿之屬及諸卿寺國學史官司曆之類則自二千石以五降至千石其次末之屬則自八百石以二降而至百石州牧六命四品比京五品爲三千石郡守五命五品比京六品爲二千石縣令四命七品比京八品益其祿爲千五百石牧守之貳則自千五百石以五降至千石牧守之屬縣之丞尉及他末職則自八百

石以二降而至百石卿貳京尹京令牧守令之祿皆以實其餘命雖多品雖崇無重任無民責當如漢法二千石有中真比之分自二千以下爲上中下之等上二千石則二千石中二千石則千二百石下二千石則千石八百石以下亦以是差之百石以實功臣之子孫繼世者公比卿爲七千石侯比卿貳爲五千石伯比京尹爲三千石皆以實武臣內屬司馬外屬州牧酌以前代之制定爲衛尉都尉千夫長百夫長之號其祿則自二千石以下如卿牧守令之屬以三

等次降之百石以實其有征戍之勞則益其祿贍其家有功則厚其賞賚有大功則封爲矦伯不爲限制京師石粟雖賤不下千五百中原之麥衡湘之米非凶歲石不過三百若準以石數則千石不過三百有名而無實遠方之吏不得賴祿以爲家矣計其値雖不能如京粟之値當石以千準四方歲報粟之貴賤而各增益其石若山巖之邑不毛之地則多給以錢或純以錢六卿得受九命之榮食上公之祿者重大臣也卿貳京尹京令祿以實者重其任也牧守令祿

以實者重民命也縣令加五百石者保赤子也其他秩從尊而祿從降者所以別勞逸也百石不降者恤小吏也繼世而祿降于爵者不任事也武臣有功勞不限賞者重戎事也遠方之祿不計石而核其值者不虛惠也粟少以錢者通其變也如是則尊卑有別輕重得宜而祿可均也官省則吏役亦省祿厚則廩食亦厚可從而定已凡人之性上者有義無利其次見利思義其下見利忘義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祿所以興義也上者不德而忠其次德而後忠其下雖

德不忠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祿所以勸忠也輿義勸忠所以厚民生也有忠此者謂國用不足百官之祿驟增十五倍將焉取給是殆不然君臣驕奢民生殫亡太倉之粟非其粟府庫之財非其財而奚啻于百官之祿君臣恭儉民生富庶太倉之粟不可勝食泉府之錢不可勝用而何有于百官之祿

達政

有明君則有賢輔有賢輔不患有司之不良有司良不患政事之不達反是則政雖善不達凡政之大者

在黜陟何以爲黜何以爲陟責飽者必炊飯責煖者
必縫衣責治者必養民養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勤農
豐穀土田不荒蕪爲上善政一桑肥棉茂蔴苧勃鬱
爲上善政一山林多材池沼多魚園多果蔬欄多羊
豕爲上善政一廩蓄不私歛發濟不失時水旱蝗蝨
不爲災爲上善政一犯其父母必誅兄弟相殘必誅
爲上善政一闡幽發潛彰孝舉節爲上善政一獨騎
省從時行鄉里入其茅屋撫其婦子民不以爲官無
隱不知爲中善政一強不淩弱富能周貧爲中善政

一除強暴奸僞不爲民害爲中善政一居貨不欺商賈如歸爲中善政一省刑輕杖民自畏服爲中善政一察奸發隱四境無盜爲中善政一學校殿廡常新春秋享祀必敬爲下善政一城隍道路橋梁廬舍修治爲下善政一納賦有方致期不煩爲下善政一選勇力智謀具戈甲干楯教之騎射以衛四境爲下善政一天災流行疫癘時作使醫療治爲下善政一蔬食布衣燕賓必儉爲下善政一上善政六中善政六下善政六凡十八善政以課縣令重其權厚其祿其

牧守但行考績不得專制待以賓禮不行跪拜凡有
興革唯其所爲三年考績無功有過者黜無過無功
者以其品秩致仕三考有上善政者受上賞有中善
政者受中賞有下善政者受下賞其升遷以是爲差
十八善政皆備九年之間民昔貧而今富昔好犯而
今知禮治化大行斯爲上功唯不受國封爲侯伯厚
其廩祿冕服輿馬比于古之諸侯公卿缺則舉用之
或老而歸田予以爵祿終其身錄其子孫以崇報功
如是則有位知勸咸自競勉何治功之不成

更幣

古者言富唯在五穀至于市易則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其後以金三品亦重在錢後乃專以錢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但爲器用不爲幣自明以來乃專以銀至于今銀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產者嘗旬月不見銖兩穀賤不得飯肉賤不得食布帛賤不得衣鬻穀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銀少故也當今之世無人不窮非窮于財窮于銀也于是楓橋之市粟麥壅積南濠之市百貨不行良賈失業不得旋歸萬

金之家不五七年而爲窶人者予既數見之矣夫財之害在聚銀者易聚之物也範爲圜定旋繇白燦人所貪愛囊之瘞之爲物甚約一庫之藏以錢則百庫雖盡四海而不見溢也大吏則箕翕斗斞歲運月轉輕于隼逝一嬴所負以錢則百嬴雖累百萬而人不覺也蓋銀之易聚如水歸壑哀今之人尚可恃此以爲命乎聖人復起必有變道矣天運物運皆有循環與必廢廢或復錢廢于前代豈不可復于今世救今之民當廢銀而用錢以穀爲本以錢輔之所以通其

市易也今雖用錢不過以易魚肉果蔬之物米石以上布帛匹以上則必以銀涓涓細流奚補于世錢者泉也必如江河之流而後可博濟也凡祿九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宮朝官軍之所用皆令輸緡以錢附粟而給之其在州郡縣常賦皆令輸粟凡祿三千石以下皆令受粟度城郭兵役之所用皆令輸緡以錢附粟而給之其在邊防內屯將祿卒食皆令受粟度甲冑衣屨之所用皆令運緡以錢附粟而給之唯是禮大臣惠百官既厚其祿積粟何以運歸則多與之

錢使可以置田宅遺子孫所以別于商賈也夫賦以錢配祿以錢配餉以錢配自朝廷至于閭閻自段帛至于布絮出納無非錢者不出三年白銀與銅錫等矣昔者一庫之藏今則百庫天府雖廣其勢不可多藏也昔者一羸之負今則百羸家室雖富其勢不可多藏也有出納皆錢之便無聚而不散之憂錢不流于海內其共安之乎客有發難者一難曰錢重難行民商必病我應之曰漕粟數百萬舟挽而注太倉皮絮之枵銅鐵之墜羸馱而越山谷而病錢之難行乎二

難曰銅不可採又不易市鑪冶多廢我應之曰貨至
無多寡須多則多至須少則少至昔之計錢以萬數
以巨萬數以億數以億萬萬數金之生也無古今與
豈生于古而死于今三難曰民欲難拂俗尚難移民
之愛銀也殺身不顧矣其能廢之乎我應之曰米粟
之征兼錢布縷之征兼錢力役之征兼錢關鹽之征
以錢市貨之征以錢天下之錢多納于公宮中之用
以錢朝廷之用以錢百官之祿兼錢兵衛之餉兼錢
芻豆之市以錢府庫之錢盡布於天下歲納歲出如

發原放海不少止息民惟恐錢之少雖驅之使用銀不可得已

匪更

句滙問曰卿牧善任省官制祿達政更幣六篇之言畝既聞之矣然諸名物多寡之數行之久矣至於今而欲盡更之恐有所不可唐子曰吾何欲變哉順情合義而仍之者也於其所當正而正之則職盡於其所當省而省之則官清厚其祿則臣勸專其養則民安通其窮則財用足如是則上下同欲民心大悅自

然之理豈變之爲乎君子行法爲從爲更何常之有行之而民悅則行之從其所欲也行之而民不悅則不行更其所不欲也且衰世習行之政有必不可仍者古人有言曰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周之衰也不易禮而滅葢禮之旣壞如美木積久而有蠧朽不可以爲宮室是以聖人之興也隨時制法因情制禮豈有不宜者詩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物無敝而不改者緇衣始製亦嘗美矣及其敝也衿傾袪錯四垂紕離非復緇衣矣猶復服之以爲不改

其舊可乎及其改爲之其衿其袪已非故緇自絙七入出於新染觀其色攬其度宛然故緇之初加於體也以爲改其舊可乎季世所行之政昔嘗以致治矣及其既久國家無事君臣宴安喪志成鄙未能遠謀官守不明憲澤不行名存而實亾文俙益美不顧百姓之便利於斯之時猶爲謹守舊章不敢踰越是服敝緇衣也有有爲之君臣奮興在位去因仍之舊法殫制作之精思愼慮時宜講論典禮審量法度歸於百姓之便利以發四海之塵蒙於斯之時官墮其職

守民之苦於儆法久矣一朝棄其舊而新是圖宜民宜俗安之如固有之是服新緇衣也然則陳晦繆裂已屬委棄取而服之是謂變常燦燦在身不易其制委蛇合度是謂從舊新舊之故從變之宜唯精義若爲能通天下之故類民物之情人君不明執政不敏司牧不勤謹守舊制惡政令之不行飛牒文示徧於天下制爲斬流之刑以懼之卒之民玩坐廢斬流亦不行朝廷亦不復問謂之無官無政可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其予言之謂矣

用賢

書曰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乂此五者人之恒德生而各具謂非然者其必天無水火木金土人無言視聽思恭五者唯聖人乃全其次或兼四三德其次或兼三二德其下亦具一德必有聖者何患國論之無定亦有哲謀肅乂之一長者何患才猷之無濟吾不謂凡民皆然愚夫愚婦具五者之體而愚不及士具五者之體而才或不達學或不充

四海之大凡百多士必有能學達才者用之將不勝用然盛世常見多才衰世常患無才其故維何易之泰曰小往大來是時肅乂哲謀聖在位狂僭豫急蒙在野故見爲多才否曰大往小來是時狂僭豫急蒙在位肅乂哲謀聖在野故常患無才夫泰否非天爲之實人爲之大小往來非時之泰否爲之實君之明昏爲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師至郊無一人能禦者遂一戰破紂之國此億萬臣中有陳洪範之箕子若紂能早用之則彝倫敘于有商肅乂哲謀聖並

爲之用武王之聖亦終爲商之良臣而有商豈至于滅亡幽王無道尹氏皇父亂政小人盈朝犬戎至郊無一人能禦者遂弒幽王于驪山之下當其時有賦小旻之賢大夫若幽王能早用之則彝倫敘于西周肅乂哲謀聖並爲之用犬戎雖强虣亦終爲周之外臣而西周豈至于滅亡紂有此賢父師幽王有此賢大夫二賢近在左右人皆不知其處于下位淪于巖野者又孰從而知之然則紂幽之世其才奚不若湯文之世使以好色之心好德以寵佞之心寵賢則伊

傅周召比肩于朝博而求之如燧火源泉不可勝用有難之者謂知人之明自古爲難友不知友父不知子兄不知弟亦且不能自知君雖哲臣雖明恐亦有所難知吾謂友不知友者無所試其友父不知子者無所試其子兄不知弟者無所試其弟不自知者無所自試蓋今學校實亡無以敎士無以取士唯憑于既試今以非文之文敎士取士賢愚雜進孰能爲辨譬如不耘之田穀稗並生納稼于場穀稗並積北碾南捶穀稗並下簸籭既施稊稗乃去嘉穀乃得士竊

三試而進如在礙捶之前迨授官考績猶鋏籠旣施稗士乃去㲉士乃得蓋才可僞功不可僞臨民聽政長短賢不肖立見才雖混于始進而不能掩于旣試又廣之以內外大臣所薦並用而試之豈不可以得人而何患人之難知又有難之者謂天子一人庶官有萬雖至明有所不及雖至察有所不周于是以私以賄上下相援以虐爲能以貪爲良其于賢者惡其異已以小過受降革之罪京朝之官陷人奪位援黨助已傾害之術巧于儀秦結近侍通宮掖以惑天子

之耳目能使黑白變行功罪異狀將何以救之吾謂水流濕火就燥不聞皐陶用驩兜之徒驩兜用皐陶之徒唯元凶秉政本覇天下故羣奸附勢引朋以朝廷爲巢窟若天子用冢宰得人冢宰總五卿得人以共攝羣牧皆得其人如綱在綱無一綸之不就理則百職無所容其奸雖有奸者亦化爲良而何患賢者不用不肖者不去是故君何以昏自用則昏君何以明用人則明恭已虛衷不敢自是師冢宰而友五卿舉社稷以從是謂以衆明爲一明以衆聰爲一聰不

勞而天下大治

六善

句滙問爲政之道唐子曰六善備可以爲政矣何謂六善曰違已從人愼始循中期成明辨是謂六善堯舜聖人之雋也猶不敢自用而况聖不及堯舜者乎况賢遠于堯舜者乎况不賢不見堯舜之履迹者乎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逆已非遜已非遜勿已之是惟道之歸是謂違已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

邑有一郡一邑之智所言皆可用也我有好不卽人之所好我有惡不卽人之所惡衆欲不可拂也以天下之言謀事何事不宜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達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人無賢愚皆我師也是謂從人凡事見以爲可而其中有不可者焉見以爲不可而其中有可者焉惟一再思之更覆思之不必上智其端必見其識必及若不思而遂行之其爲悔也後矣不思而遂不行其爲惜也多矣發政如發矢矢發不可復反政發不可復收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鵠之度在目中不省則不見也是謂慎始
始非不慎也迨其後有欲速而不達者有厭倦而若
忘者遂有中道而廢者矣中道而廢則民多玩後雖
有作不可爲矣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
又曰不震不動不戁不竦言不欲速也毋厭倦也如
農夫之耕耘四時不失序焉日月見其長焉是謂循
中始既已愼矣中既已循矣而有不保其終者小器
易盈志滿則驕也宣王中興之君也及其德衰而小
雅之刺者三章桓公五霸之盛也及其氣矜而葵丘

之叛者九國不啻此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武王聖人也名公猶慮其服九夔八蠻或啓侈心而進一簣之戒而况德本中人智効一官者乎是故政必期于有成也無樞易拔無軸易脫不可謂違已左言則左右言則右不可謂從人卿士盈廷發難不已不可謂愼始牓牒申命日遵歲結不可謂循中考績多艮治功不見不可謂有成若是者辨之不明故也集人成已始終一貫物不能蔽人不能欺功之成不于成成立志發令已立其成明辨于此而後六善備焉

六善備可以爲政矣

恤孤

蘇州有育嬰之堂以收棄子凡窮民之不得有其子者則送之堂中願育者懷之而去衣褓醫藥無不備焉月給乳婦之食三百錢乳婦之記籍者三百餘人歲費千餘金皆士大夫助之此一鄉之善事也唐子貧歲豐而家人恆饑妻寄食於女家僕原有一男一女以其婦傭乳於外鬻其男於遠方女生一月送之育嬰堂唐子不忍常使視之其所養之家子死願以

爲已子故育之專而無疾也諸乳婦多不良第貧三百錢得堂中之衣褓皆用於已子所養之子置之不顧故多病死其籍記中病者十二三死者十一二矣堂中雖有察嬰之規使從事者視之不過月一至焉豈能相與寢處故病死者多也自有此堂以來所活者多矣然念所不得全者恆爲戚戚焉一郡之中雖有此善事不過小補而況天下之人生民之多饑無食寒無衣父母不得養兄弟妻子離散嬰兒之委於草莽者不知其數矣當是之時天地不能容其生鬼

神不能救其死心爲之痛而手不能援吾其如彼何
哉雖有仁人盡出府庫之財盡發太倉之粟以大賚
四海亦猶之乎育嬰堂也吾嘗觀於田矣天久不雨
諸苗將槁吳中之人農衆而力勤車汲之聲達於四
境然灌東畝而西畝涸灌南畝而北畝涸人力雖多
無如之何迨夫陽極陰起蒸爲雲霧不崇朝而徧於
天下沛然下雨濛濛不休旦起視之苗皆興矣溝塍
蔓生之草皆苗甲青青矣人力之勤不如普天之澤
也以人譬苗以雨譬政若使四海之民家給人足衣

食飽暖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男有室以養其父母女有家以遺其父母惟恐生男生女之不多也亦奚待於育嬰堂哉百爾君子何不以文王治岐之政陳於今天子之前乎

善遊

陟高山而遠望游長川而安流望之蒼然臨之滴如斯亦天下之美觀人情之所樂君子所不廢者也是以黃帝遊於釜山堯遊於康衢舜遊於四嶽禹遊於

會稽文王樂於靈臺武王浮於河流成王偕鑑於南
原周公舉觴於洛水仲尼登太山游於舞雩曾點浴
於沂水由是觀之古之帝王聖哲未聞以遊爲敗德
而絕其履跡也人見太康遊而有窮拒河穆王遊而
淮徐作亂遂爲敗德之事莫過於遊夫二君荒淫昏
髦先自敗德矣百姓積怨國事不脩雖不好遊亦有
內起之變外發之冦豈待遊而後致亂哉昧於事君
之道者於其出遊不能因其勢而利道之卽其事而
獎掖之徒立直諫之名懲荒遊之禍扼於殿上沮於

道中引裾裂衣當車斷鞅忠則忠矣我以爲多事矣君子不拂人情不逆衆志是以所謀易就以有成功揵錮閉幽者憂之象也啓闢渙散者樂之情也鳥守故巢亦翔於叢林魚潛在淵亦泂於蕩澤魚鳥有情何況於人人無貴賤孰能閉戸操作暮春清秋不一覩山川景物乎上古既遠淳風不作諛風日興天子之勢日尊羣臣之情日隔一人無忌有治四海而囿八方之氣當是之時剛直之臣不能匡君恥於屈伏乃不避杖夾斬磔之刑以與天子爭勝必欲伏至尊

而使出我下郊社之外制之不使輕出苑囿之中制之不使輕入天子則不得已而從之又有道學師傅正色拱立其側使天子嚴憚非時之枝不敢妄折非名之菜不敢妄食亦不得已而從之久之不便於私鬱鬱不樂乃漸畏正人而疎之矣於是陰行樂於深宮諸奴間入施其排斥天子引以爲助始焉屈於名義今也得遂其欲如久鬱之陽忽焉橫泄如久壅之川忽焉潰決誅戮直臣放流賢士乾坤晦塞君臣昏迷雖有善道者亦無所施其術矣人亦孰不欲遂其

情天子雖尊亦人也善事君者敬之如天而處之無異於人同其情而平其施何必望其尊威矯爲亢直而犯之以其所不能受古來死諫之臣吾敬之難之而不深與之蓋以是故也好遊者人之恆情也古有省耕之事焉親民之事焉巡嶽之事焉禮也於省耕樂原野之曠於親民樂田舍之逸於巡行樂山川之色禮也而寓遊之樂焉於斯時也屨敝入舍撫其婦子視其寢處觀其稼之厚薄察其藏之多寡問其食之足不足吏之淸濁獄之枉直横征之有無皆可問

之民即畏官不敢以告覩其形察其情知其苦樂加之以素所咨訪吏之賢不肖其安所遁哉即以是行誅賞雖偶行於一方不周於五嶽四海之民聞而大悅惟恐天子之不好遊也然則一舉而政修治興民心悅服山川之色更益美觀流覽之懷更爲悅豫豈非天下之至樂哉以此道君不必諫止也好色者人之恆情也閨房之內和樂而制之以禮謹愼而御之有節其諸妃嬪寵之而無奇巧之飾寵之而無並后之嫌寵之而不啓煽政之漸斯門內之善經也好色

其何傷好財者人之恆情也苟非聚斂之君取之必有制取之有制用之必有節無功之賞不易一錢無益之費不易一金惟其愛財故不傷財此富國之善機也好財其何傷好古器者人之恆情也夏后氏之琱戈殷人之玉鉞周人之石鼓皆寶也歷數千載琱戈在而夏安在玉鉞在而殷安在石鼓在而周安在有守器之感斯有守國之慮矣此修德之一助也好古器其何傷好宮室者人之恆情也棟宇太廣則不適丹雘太麗則不雅臺榭太高則不安苑囿太曠則

不周不惟其廣惟其適不惟其麗惟其雅不惟其高惟其安不惟其曠惟其周以天子之居有儒生精舍之風如是好宮室好之乃見明德矣

主進

爲政亦多務矣唯用賢爲國之大事治亂必於斯興亾必於斯他更無所於由也一於斯而已矣然賢者難知也天子欲用賢何以知其賢而用之也必也大臣薦於天子內外羣有司薦於大臣也賢者難知也有司欲進賢焉何以知其賢而進之也必也訪之於

鄉人訪之於鄉士大夫也天子求賢於大臣未可也
大臣求賢於有司未可也有司求賢於其鄉未可也
夫是皆進賢之人也有司不求於其鄉將焉求大臣
不求於有司將焉求天子不求於大臣將焉求豈舍
是而別有進賢之路哉然則以爲未可者是何說也
是皆可以進賢而不必其無私即有無私者不必其
能知人故以爲皆未可也且古之人多直今之人多
詐古者聽其言爲君子之言觀其行爲君子之行其
人誠君子矣今也聽其言爲君子之言觀其行爲君

子之行而其人則小人也世世尚道學則爲儒者世尚文辭則爲名士世尚氣節則爲直士世尚功業則爲才士惟其所爲言貌皆眞營營往來籍籍聚會以圖進取孰能辨之以利達之徒入於多私者之門則以合進以矯飾之徒入於不知人者之門則以罔進於是有舉皆其階有位皆其窟矣且彼進賢之人其先進也皆以是物也豈烏媒而致鳳哉是故求賢之道勿問孰爲賢孰爲不肖當先觀進賢之人蓋賢不肖各有其類吾嘗見夫烏矣彼烏也集於喬木之上其

羣飛而從之者皆烏也無異烏也又嘗見夫魚矣彼鯽也游於淺水之間其羣游而從之者皆鯽也無異魚也惟人亦然從伯彛遊者必伯彛之所與也無盜跖之徒也從盜跖遊者必盜跖之所與也無伯彛之徒也若使盜跖主進而望其所進之人有若伯彛者豈可得哉是故明君察於羣臣之中得其大賢處以上卿之位惟其言之是聽而不惑於讒慝之口則列於朝廷者皆其類矣列於朝廷者皆其類則列於邦國之職者亦皆其類各以類進則賢才不可勝用矣

然諸卿雖賢若並責之以進賢則又不可吾欲糴乎必使善糴者轉販於衡湘之間左右雖多良賈別有任使不使之糴也吾欲買馬乎必使善相馬者求於秦隴之間左右雖多良工別有任使不使之買馬也何也舍其所短用其所長也古之大臣於政事無所不達於社稷之長計無所不周而獨於知人或有所不及此亦賢者之常也放齊薦胤子僉薦鯀唐虞之臣且有不知人若是者況其下乎帝之試鯀者當時洪水方急未知有禹惟鯀才有可用姑且使之非信

僉之舉鯀爲知人也人各有其類才各有所長惟賢者乃能進賢得賢者爲進賢之人使各舉所知所以引其類也惟知賢者乃能用賢得知賢者爲用賢之人使擇決衆之所舉所以用其長也具斯二者用賢之道無遺矣豈惟臣有其類也君亦有類焉豈惟臣各有長也君亦必善用其長焉惟賢君然後能用賢臣惟君能知人然後能用知人之臣書曰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惟庶習逸德之人同於厥政言紂德之不克類進者皆其類也書曰文王武

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言文武知人故能用賢以及天下之賢也由是觀之惟君先正其身以爲天下表卿士百職罔非正人天下不得其徑而緣之又於諸大臣之中得知人者委以推賢進能之任非天下之良士孰得而幸至哉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向之所懷而不可得者今皆寘之周行講論道德興造功業無不如意誠如秦誓所思惟在一臣則能用衆才其利無窮不其然乎

梘政

天下難治人皆以爲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亂人亦唯求其所樂避其所苦曷嘗好犯上法以與上爲難哉論政者不察所由以爲法令之不利於行者皆梘於民之不艮釋官而罪民此所以難與言治也以詔令之尊威上馳於下下復於上不待旬月而徧於海内矣人見其徧於海内吾見其未嘗出於門庭也蓋徧於海内者其文也未嘗出於門庭者其實也雖有仁政百姓耳聞之而未

嘗身受之此非有司之故而奚故哉谿谷阻車蒺藜阻足今之有司皆谿谷蒺藜也若有司之盡乃心如傭之事其主則善矣傭何善乎主人督之不使卽於惰而亦不肯自惰慮不當於主人之意而逐我也計一日之工必無負於一日之酒食計終歲之工必無負於終歲之廩粟是以禾稼豐畜牧蕃而主人坐獲其利焉是主人之法令行於傭而傭能不梶於其所行何有司則不然邪豈爵位不足以爲榮邪祿雖至薄豈祿外自然之利不足以厚其家邪何不若傭之

忠於其主也一官之所任我代者前此幾何人代我者後此幾何人我在其間一旅客之信宿耳土地非我之產府庫非我之藏民人非我之族黨於我何有焉今之爲官者不必貪邪即廉能無過者其存心莫不如是不忍之心人孰無之乃但知仕宦不知道義溺於父兄之爲習於流俗所尚因仍而不知其非由來已久不可深責朝廷所寄以牧民之任者大官小官自內至外皆如是之人上以文責下下以文蒙上紛紛然移文積於公府文示交於路衢始焉羽逝旣

而景滅卒不知其紛紛者何爲也如是千萬職外塞九州內塞五門君臣上下隔絕不通雖有仁明之君欲行堯舜之政其何所藉以達於天下乎政不行於天下豈徒無益必有大害諺曰官屋漏官馬瘦推而廣之田園廬舍一官屋也父兄子弟一官馬也心不在民雖田園荒蕪廬舍傾倒而不一顧也雖父兄凍餓子弟死亾而莫之恤也凡爲官者視爲故然雖無不肖擾民之事而視民若忘等於草茅夫擾民之害小忘民之害大擾民者不多人忘民者徧天下是舉

天下之民委棄之也疾不救者日深至於四海困窮民無以爲生有天下者其危矣哉然則治民先治官乎三代既遠仕不由學官焉而失其官也久矣將何以治之治之以賞罰乎賞罰者聖人善世之大權然而難言之矣聖人之賞使天下之不善者皆悅其賞而遷於善聖人之罰使天下之善者亦兢兢焉恐入於罰而益修於善此君子之所學以待用者也然非所望於後世之賞罰也世之降也官之爲善者不必賞爲不善者不必罰孰慕不可必之賞而畏不可必

之罰乎於是有術焉能使賞不出於朝廷而出於我
悅於上官悅於大臣悅於近臣是其術也悅於上官
者一秩之賞至悅於大臣者超遷之賞至悅於近臣
者不次之賞至賞自我操罰焉能及由是言之賞罰
不可以治官也明矣然則官終不可治乎是蓋斯民
之不幸上天之不祐非人之所能爲也則亦莫可如
何也已矣輾轉思之不釋於心不得大成且求小補
不能普利且圖少濟設爲說之之言曰君之貴非君
賜乎必曰然君之用非出於民力乎必曰然吾願君

之有以報君賜而勿忘民力也今夫受人壺餐必有以酬之而況受人富貴且以遺子孫乎食粟衣帛必念所自況今薄祿之蔣官之衣食非取於農而實賚於農乎仁者居其位受其福所以兢兢業業不敢自安者也損人以益已必不可爲者也損已以益人亦不可爲者也有益於已無傷於人斯則可爲者也居今世而不悅於人不但失官且以得罪誠不可以直道而行曷若量已之力以其半交人以其半勤民事察農桑築圩防計豐凶除奸慝則民亦少害矣夫忠

君愛民無失其本心保身遠害又不失於自利斯兩得之道也內省有咎孰若無咎百姓詛之孰若百姓祝之鄉黨非之孰若鄉黨稱之其請擇於斯焉

潛書下篇上終